

第一章 急找女大夫

時值二月末，台州的天氣已經開始變暖，街上人來人往，比往日多了幾分熱鬧，就是鋪面裡的小夥計吆喝起來都分外的歡快。

街邊賣茶的老漢聽得昏昏欲睡，守著茶爐，不時點幾次頭，很有幾分喜感。

「駕——」

突然，一聲惶急的聲音劃破半空，驟然打碎了這份寧靜，老漢猛地驚醒過來，還沒來得及探看，眼前就是一花，一個紅衣女子駕馬迅速閃過。

老漢嚇得猛然後仰，剛要罵兩聲，緊接著又有數道馬蹄聲從後邊傳來，他扭頭一瞧，當先三匹馬上都是黑衣蒙面，手持利器的男子，看起來像是江湖人士。

在他們之後努力追趕的兩人，則是穿著普通，腰佩長劍，看不出什麼來歷。

這前一，中三，後二，一行六個人你追我趕，隱約間還有刀光劍影，立刻把整條街道鬧得人仰馬翻。

「跑那麼凶，趕著投胎啊！」

「狗娃，狗娃你在哪兒？」

「哎喲，我的梨子，我的梨，造孽啊……」

老漢膽子小，趕緊往門裡避一避，結果剛剛站定，只聽「錚」的一聲，他原先站的位置，不知從哪裡飛來一把匕首，深深沒入土裡。

老漢瞬間白了臉色，後背冷汗嘩嘩淌。「老天爺保佑，差點兒見閻王了……」

不說老漢這般倒楣，受了池魚之殃，只說那三個黑衣人下手是真狠，飛刀一把接著一把，從懷裡掏出飛刀，奔著前方的紅衣女子射個沒完沒了。

紅衣女子也是個厲害的，閃躲騰挪，每次都與飛刀險險擦身而過。

黑衣人有些心急，失去了準頭，一把飛刀扎到了遠處的一匹拉車老馬。

老馬吃痛，瘋了一樣的跳起來長嘶一聲，猛地掙脫韁繩，橫衝直撞的往前跑。

事有湊巧，所有人都避退在一邊，偏偏有個三四歲的孩童不知道害怕，追著掉在街心的木球跑了出來。

男童母親在旁人的提示下回頭，看到這一幕，嚇得厲聲喊道：「鐵蛋！不要！」

眼看著馬蹄就要從孩童身上踐踏而過，紅衣女子一個飛身躍起，衝過去抱住孩子滾落到街邊。

這麼一耽擱的功夫，孩子是得救了，但黑衣人也抓住機會用了三把飛刀過來。

情急之下，紅衣女子硬生生平移出去一步，躲過兩把，最後一把，卻避無可避的沒入她的胸口，鮮血瞬間從她的唇角溢出來。

婦人連滾帶爬的跑上前，從她懷裡接過孩子，看到女子這模樣，嚇得尖聲大喊，

「救命啊！來人，快來人吶！」

黑衣人追到跟前，還要動手，身後那兩個普通衣衫的年輕男子終於趕到，其中身穿藍衣的男子直接手持長劍，翻身站在馬背上，騰空朝這邊掠了過來。

黑衣人顯見很是忌憚，不願意和他糾纏，回頭匆匆應付兩招，立刻分頭撤離。

藍衣男子想要追趕，但餘光看到受傷的女子，只能放棄，回身將她扶起，急著問道：「余姑娘，妳怎麼樣？堅持一下，我這就帶妳去找大夫！」

「梁哥，人都跑了，怎麼辦？」另一個同伴追趕不及，只能過來詢問。

「以後再抓人，先帶余姑娘去治傷。」梁浩海面色凝重，兩道墨色眉頭緊皺，本來很有把握的事，沒想到出了這樣的岔子，任誰都高興不起來。

他輕輕把余姑娘打橫抱起，同時朝那婦人問路，「大嫂，請問最近的醫館在哪兒？」婦人才嚇得厲害，這會兒回了神望向他，就有些看愣了。這公子長得真是好看，劍眉鳳目，鼻梁直挺，即便一身普通衣衫也難掩通身的氣派。

「大嫂？」梁浩海疑惑挑眉，不經意間流露出幾分不耐煩和焦急。

婦人驚了一跳，趕緊忙給他指路，「這條街盡頭，就有一家醫館。」

「多謝。」梁浩海點頭道謝，抱著余姑娘快步離開，甚至沒忘了招呼兄弟，「馮全，跟上！」

「來了。」馮全有些埋怨婦人沒看好孩子，害了余姑娘，狠狠瞪了她一眼。

婦人有些心虛，隨後扯了兒子的耳朵，怒從心頭起，罵道：「混帳小子，以後看你還敢不敢亂跑，方才你差點兒就被馬踩死了。」

一旁熟悉的街坊趕緊開口勸慰，「小孩子哪有不淘氣的，回去教教就是了。」

「是啊，就是不知道那姑娘會怎麼樣，好像傷得很重。」

「胸口中了一刀，怕是不能活了。」

婦人生怕惹上麻煩，畢竟方才那姑娘可是為了救她兒子才受傷的，於是扯了孩子，匆匆回家去了，眾人也就慢慢散了。

這一頭梁浩海抱著余姑娘，三步並作兩步趕到街尾，果然看見有家醫館，他衝進去就大聲喊道：「大夫，大夫趕緊幫忙救命！」

「來了來了，喊什麼喊。」醫館後邊有人應聲，隨後藍色粗布簾子一挑，出來一個白鬍子老頭兒，問道：「出了什麼事兒，病人在哪兒？」

梁浩海趕緊應道：「是我抱著這位姑娘，她中了飛刀，勞煩您快給看看。」

「姑娘？」老大夫皺眉，待得走近，看了眼余姑娘受傷的地方，頓時變了臉色，直接擺手攆人，「她傷的地方太特殊，男女有別，我可沒辦法替她醫治。你們趕緊走，尋別人去看。」

「人命關天！醫者父母心，還分什麼男女有別！」梁浩海有些惱，耐著性子勸說。但老大夫就是死心眼兒的不肯救治，最後雙手一背，回去後院了。

「梁哥，要不要我把他抓出來……」馮全氣得厲害，打算用些手段。

卻被梁浩海攔住了，「不成，余姑娘傷得太重，他若是不用心，必死無疑，還是另外再尋大夫。」

「唉！」馮全跺腳，惱道：「余姑娘真是的，若不是為了救那個貪玩的小孩子，也不至於受這麼重的傷。」

「好了，趕緊去尋別的大夫。」

梁浩海抱了余姑娘往外走，送他們的小藥童有三分同情，出門時忍不住多嘴一句，「二位貴客，這城裡的醫館幾乎都是男大夫，不會有人醫治這姑娘的。倒是城北童家大院的童大小姐，醫術精湛，常給城裡婦人們看診，心腸很好，你們不如去試試，但是童家規矩大，日落就要關門，日出才開啟，你們怕是趕不上了。」

梁浩海兩人聽得眼睛一亮，應道：「多謝小兄弟，我們會試試。」

小藥童趕緊擺手，笑道：「不過隨口一句話，這姑娘也是好人。」

醫館門口正好有馬車，梁浩海直接跳上去，吩咐道：「找一家最安靜又乾淨的客棧，最好在城北，快！」

車夫剛要說話，馮全就扔了一塊銀子過去，車夫立刻閉了嘴，調轉馬頭就奔去城北。

台州府城不大，馬車跑起來，很快就到了一家客棧前。

梁浩海眼見太陽落山，馬上就要天黑，心急之下把余姑娘送到客棧廳堂放下，吩咐馮全，「開一間上房等我，我這就去請那位童大小姐。」

「好，梁哥，你放心……」

馮全說到一半，客棧掌櫃就走了過來，原本以為有客人上門，他很歡喜，但是眼見梁浩海兩人身上有血跡，余姑娘更是瀕死，他立刻變了臉色，開始攆人，「客官，我們房間已經滿了，你們趕緊換一家吧。」

馮全沒想那麼多，開口就質問，「不可能，又不是趕考時節，你們這個小店怎麼可能住滿了？」

掌櫃卻冷著臉，堅持道：「就是住滿了，我們今晚不接待客人，你們趕緊走，否則我就報官了！」

「報官？」馮全跳起來就要大罵，「你趕緊報，老子就是……」

梁浩海卻一把攔住了他，他們出來辦差是祕密進行，不好隨便暴露了身分。

他直接從荷包裡拿出一只銀錠子扔給掌櫃，「我們只住一晚，若是還不答應，就是給臉不要臉了，別怪我們以後為難你。」

掌櫃不過是虛張聲勢，這會兒得了銀子，又見梁浩海兩人不是好欺負的，就軟了態度應道：「我也不願意接待，實在是這位姑娘傷得太重了，萬一惹上官司，或者這姑娘有個好歹，我們壞了名聲，以後不好做生意。」

「放心，保管不給你這店裡惹麻煩。有後院的空房給我們安排一間，萬一有什麼不好，也不給你添晦氣。」

「好，那勞煩客人隨我來。後院有間耳房，小了一些，但還乾淨，適合這姑娘養傷。」掌櫃說得好，其實就是不想他們入住客棧的房間，萬一這姑娘死在裡邊，以後的客人會忌諱。

幸好，這間耳房經常打掃，雖簡陋一些，卻也勉強能安身。

梁浩海囑咐馮全守著，自個兒趕緊去尋童家大院。

可惜，這麼一耽擱，天色早就黑透了。他尋到童家大院時，童家大門合攏得嚴嚴實實，任憑他怎麼敲，裡面也沒人回應。

余姑娘的傷勢太重，隨時都會死去，他實在等不得，只能劍走偏鋒了……

童家大院不算小，五進的大宅還帶了一個小花園，花園的東北角建了一棟二層閣樓，童家大小姐童悠悠就住在其中。

暗夜裡，聲音本就傳得極遠極清楚，門口有人拍動，閣樓裡也聽了幾聲。

童悠悠放下手裡的醫書，朝著大門方向張望，問道：「小桃，可知大門外是什麼人來訪？」

小桃只有十五歲，長得白胖粉嫩，因為自小貼身伺候主子，深知主子的脾氣隨和，也不覺得如何拘謹，這會兒就一邊啃著果子，一邊隨口應道：「哎呀，小姐，敲咱們家裡門的，能是什麼人，肯定是求醫的啊。」

她還想說幾句，後腦杓卻被人拍了一記。

一個穿了蓮青色衣裙的婦人從門外進來，嗔怪的瞪了小桃一眼，惱道：「沒規矩！一盤果子，小姐沒吃一個，倒是讓妳吃了一半！」

說話的婦人是大小姐的奶娘陳嫂子，家裡男人是這童家大院的管家，很得老夫人信賴，陳嫂子為人爽快心善，閣樓裡的大小丫鬟都受她管束。

小桃嚇得含了一嘴的果子，趕緊躲去小姐身邊求救，「小姐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童悠悠好笑，望向陳嫂子，「陳嫂，小桃年歲還小，不要同她計較了，明日罰她給我掃院子就好了，再說我也沒胃口，她把果子吃了，省得明日薦掉就浪費了。」

陳嫂子本也不是嚴厲的人，主子開口，她自然不能抓著不放，於是又瞪了小桃一眼，見她縮著脖子，一副小心翼翼的模樣，忍不住笑了，但嘴上仍說：「下不為例，明早掃院子。」

「是，保證完成任務。」小桃立刻應聲，眉開眼笑的模樣，哪有方才的小心和忐忑。

陳嫂子點她的腦門兒，末了上前替主子拾掇桌子，小聲勸道：「小姐定然又不忍心，想著誰來求醫是有急症，但小姐您擅長的是婦科，都是天長日久累積的病症，哪有危及性命的，以至於這麼急著來請您的。」

「您啊，還是把心收回肚子裡，早些睡吧。老夫人早就發話了，天黑就不能再開門。上次您偷偷溜出去，本是一片好心，想著救人一命，但那婦人是難產，您根本幫不上，最後產婆也不成，一屍兩命，還怪到您頭上，鬧得咱們家裡不得安寧，老夫人也氣得病了半個月。小姐，咱們可不能再亂發善心了啊！」

童悠悠聽得有些臉紅，心裡那點兒好奇就像小小火苗，被奶娘一盆冷水澆滅得徹底。

小桃啃著剩下半個果子，含糊替小姐說話，「陳嫂說的不對，小姐說過啊，世上有壞人就有好人。先前那家人確實混蛋，但也有好的啊，比如戚小姐、蔣姑娘、雲姑娘和劉姑娘她們，都是小姐出診治好了她們的母親，這才結下的手帕交……」陳嫂子聽不下去，抬手又要敲她。

小桃後知後覺想起方才的教訓，雙手抱住腦袋，不等挨打，已經哎喲叫了起來。

童悠悠趕緊攔著，無奈道：「陳嫂，小桃的話也有道理，但我以後絕對不再隨便出診，妳就別擔心了。」

陳嫂子放下手，歎道：「小姐啊，您是我奶大的，我怎麼能盼著您不好。您年歲小，不知道世間險惡，尤其是我們這江南之地，多少姑娘就因為流言，被生生逼著懸梁自盡，跳河證清白。您可不能大意啊！老爺在京都，夫人又是……哎，您

可一定要好好的，否則老夫人怕是也要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，陳嫂。」聽得京都二字，童悠悠臉色也暗淡三分。

陳嫂子看了有些後悔，張羅著喊小桃一起鋪被，伺候小姐洗漱。

很快，童悠悠上了床，陳嫂子囑咐小桃幾句就離開了。

小桃在腳踏上打地鋪，方才吃得飽，很快就睡著了，童悠悠卻是睜著眼睛睡不著。

方才陳嫂子說她天真，不知世間險惡，這話真是沒錯。

她前世本是現代的一個菜鳥中醫，畢業不到一年，正是在各個科室輪流打雜操練的時候，一場車禍就從童家大夫人的肚子裡出來了。

好不容易接受了自己穿越到一個陌生世界，童大夫又一命嗚呼，被童家老夫人接到了台州這裡的童家大院。

十幾年間，大半時間都圈在這座閣樓裡，學規矩，讀書，琴棋書畫，繡花，簡直讓她應接不暇。

幸好，童老夫人身體不好，她藉著一個「孝」字，把老不行慢慢撿了起來，古今印證之下，也算進步飛快，讓偷偷教授她醫術的師傅驚奇不已。

若不是顧忌她是個姑娘家，怕是師傅都要敲鑼打鼓昭告天下了。

她原本打算學點兒本事傍身，就算這是個男權至上的封建社會，總能給她機會活出自我，掌控自己的命運。

結果，現實卻讓她一次次鎩羽而歸。若不是有祖母和師傅替她收尾遮掩，她如今還不知道落得什麼下場。

幸好，上天沒有太過殘忍，她的爭取和努力，到底還是有些收穫。解除過一些病人的痛苦，也得到了幾份難得的友情……

這般想著，她的眼皮就有些沉，腦子也是開始昏沉。她突然覺得哪裡不對勁兒，但也無力反抗，被睡魔扯入了暗黑的深淵……

原本被關緊的窗子輕輕抬了起來，跳進一道黑影，正是在外等候多時的梁浩海，他行了一禮，來到窗前，遲疑了一瞬，到底還是用薄被捲起童悠悠，跳出了窗子……

第二章 最後的叮嚀

馮全急得跳腳，雖然余姑娘的刀口不再淌血，但氣息微弱至極，臉色金紙一般，眼見就要不行了。

好不容易盼著梁浩海回來，他趕緊迎了上去，「梁哥，怎麼樣？尋到大夫了嗎？」梁浩海把薄被打開，扶著只穿了中衣的童悠悠依靠在椅子上，驚得馮全嘴巴大張。

「這……梁哥，你把人家姑娘擄來了？」

梁浩海尷尬咳了一聲，低聲道：「我也是沒有辦法，這城裡只有這姑娘是個女醫，非常時期，只能用非常手段。」

馮全還想打量幾眼童悠悠的容貌，被梁浩海擋在身前。

「你多去燒些熱水送來，一會兒肯定需要。」

馮全聳肩，笑得古怪，轉身出去了。

梁浩海這才拿了藥瓶在童悠悠鼻下晃了晃，童悠悠慢慢醒來，抬手揉著太陽穴，

待看清楚眼前情形，驚得手下一劃拉，直接抓起了桌邊的茶壺。

「姑娘，且慢！我們沒有惡意！」梁浩海退後幾步，趕緊解釋道：「方才是在敲你們家的大門，我的一個同伴因為救人中了飛刀，性命危急，城裡大夫因為男女有別，不肯施救。我們沒有辦法，只能這麼把姑娘請來救治。」

童悠悠手裡的茶壺依舊沒有放下，仔細打量清楚屋裡，眼見床上確實躺了個渾身血跡的女子，梁浩海退得足夠遠，不像什麼邪惡之徒，她才稍稍放了心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梁浩海遲疑了一瞬，應道：「我們不是壞人，因為一些苦衷不能說明身分。今日只是請姑娘來救命，不會對姑娘不利。只要姑娘肯出手，過後我一定好好把姑娘送回去，不會讓任何人知道，也不會壞了姑娘的名節。」

童悠悠側頭望向他，黑黝黝的大眼裡滿滿是惱怒和懷疑，燭光照在她白皙的下顎，分外的柔美。

梁浩海心急，原本想嚇唬她幾句，不知道怎麼就說不出口，平日查案，也不是沒見過血腥、沒用過手段，但任何辦法，好似都不適合用在眼前的姑娘身上。

這個時候，余姑娘卻突然咳嗽起來，嘴裡不斷湧出鮮血，很是恐怖。

不等梁浩海上前，童悠悠已經奔了過去，直接把余姑娘側過身來，檢查傷勢、診脈，一氣呵成。

「她怎麼傷得這麼厲害，這刀子的位置，就算沒有傷到心臟，也傷了肺葉。若是拔刀，活下來的機會只有一成，若是不拔刀，也挺不過兩個時辰。真是太凶險了，簡直是必死的傷勢。」

童悠悠眉頭皺得死緊，但手下可是不慢，就是鮮血染髒了她雪白的中衣，她都沒有注意。

梁浩海眼裡一亮，應道：「這姑娘被仇敵追殺，路上為了救一個孩童被仇敵所傷，請大夫一定要救活她，若是實在不可為，哪怕讓她清醒一刻鐘也好，我有重要之事問她。」

童悠悠回身瞪了他一眼，人都要死了，不但不傷心，還惦記著問話。這哪裡是朋友所為，說不定他們就是追殺這姑娘的仇敵。

梁浩海被瞪得莫名其妙，還想說話，童悠悠已經發話了——

「我需要熱水、乾淨的白色棉布條、止血藥粉。」

「好，我們立刻準備。」梁浩海應得痛快。

不過片刻，藥粉和布條就準備妥當，馮全也拎了兩桶熱水進來了。

童悠悠挽了袖子，深吸幾口氣給自己壯膽子。她不過是個婦科的菜鳥中醫，涉及性命之事，頂多在婦產科幫忙接生過幾次孩子，像這般心臟拔刀的重傷可是第一次見，但情形危急，還真不能不動手，只能靠自己的經驗和所學盡力而為。

「我只有一成把握，若是這姑娘……不好，你們不能怪我！」

「不會，姑娘盡力就好。」梁浩海鄭重點頭，末了扯了馮全躲去了門口。

童悠悠這才放了一半心，抬手剪開了余姑娘的衣衫，暗忖：這種時候還知道避嫌，這兩人想必不會是太壞的人。

飛刀扎得實在太深了，童悠悠做足了心理準備，才猛力把飛刀拔出來，但依舊被噴了滿臉的鮮血。

溫熱的鐵鏽味道，讓她一瞬間噁心得幾乎要吐出來，但此刻的她已顧不上，止血上藥包紮，沒有一道手續可以拖延半分。

「不疼，不疼啊，馬上就好了，馬上就好了！」童悠悠嘴裡喃喃著，不知道是在安慰傷者，還是在安慰自己。

許是疼痛太過劇烈，余姑娘居然醒過來，入眼就看到童悠悠含著兩眼的淚水，一邊安慰她一邊忙碌，她忍不住就笑了，慢慢從頭髮裡摸出一根小銅管遞了過去。童悠悠看了愣住了，剛要說話，余姑娘卻微微搖了頭，她腦子裡靈光一閃，接過銅管就塞進了自己的懷裡。

余姑娘再次扯著嘴角笑了起來，眼神卻慢慢沒了光彩。

「不，妳不能睡啊！堅持住，馬上就好了！我一定能救活妳！」

童悠悠驚得厲害，手下忙碌，可惜余姑娘已經沒了聲息。她只能扔下棉布帶子，翻身而上，騎在余姑娘身上，開始按壓前胸，做心臟復甦。

梁浩海和馮全聽出不好，也顧不得男女有別，上前一看都是變了臉色。

余姑娘已經閉上眼睛，童悠悠每按一下，她的嘴裡就湧出幾滴血，太過淒慘。

「不要按了……人已經沒了！」

梁浩海攔阻童悠悠，童悠悠卻不肯停手，哭道：「你懂什麼，這是心臟復甦，能讓她的心臟再跳起來，一定能救活她！」

梁浩海沒有辦法，直接把她抱了下來，「人已經死了，別折磨她了。」

馮全也懊惱道：「不是說能醒來一會兒嗎？還有很多話沒有問她呢！」

「好了！」梁浩海開口呵斥，「死者為大！」

馮全不甘心的閉了口，他們這次南下的任務，余姑娘是個關鍵，如今人沒了，他們的線索斷了，再難寸進，說不定還要麻煩纏身。

童悠悠下意識捂住了胸口，梁浩海還以為她是嚇到了，安慰道：「童姑娘，妳不用害怕，我會遵守承諾，送妳回去。只不過，要勞煩妳替余姑娘拾掇一下妝容衣裙，才能將她安葬，我們不方便。」

「好，」童悠悠想也不想就應了下來，「最好尋一套新衣裙，時間久了，身體僵硬就不好更換了。」

馮全不知用了什麼辦法，出去片刻當真拿了一套緋色的新衣裙進來。

童悠悠替余姑娘擦抹乾淨血跡，換了新衣，甚至還把自己辮子上的珍珠髮帶摘了，替余姑娘重新梳理髮髻。

梁浩海看在眼裡，倒是對童悠悠越發好奇。尋常人家的姑娘面對死人，別說這麼幫忙，怕是立刻暈死過去。這位童姑娘卻大大不同，難道真是因為身為醫者，看淡生死的關係？

他哪裡知道，童悠悠前世裡，即便學的是中醫學科，可也要對著福馬林浸泡的大體，吃飯或者談笑風生，早就習慣了。

「你們打算怎麼安置這個姑娘？」

童悠悠猶豫了一下，還是問出口。雖然這姑娘不是因為她而死，但眼見一條生命就這麼沒了，她還是免不得傷懷。

「這姑娘命苦，家裡人都沒了，又不在這裡，我們打算送她去義莊安置，過些日子處置完手頭的事，就尋人送她的棺槨歸鄉埋葬。」

梁浩海想起沒有完成的差事不禁皺眉。余姑娘是關鍵的人證，牽扯了最重要的線索，如今斷了，他也頭疼。

童悠悠聽他這麼說便放了心，以後有機會出門還能去祭拜一下。

「那你們打算殺我滅口嗎？」

「哈！」不等梁浩海應聲，馮全已經氣得冷笑，「我們又不是強盜，怎麼可能隨便殺人？」

「那就好。」童悠悠也冷了臉，應道：「那就送我回去吧，不要讓任何人看到。深夜出診，已經非我所願，若是壞了我的名聲，你們就是又害了一條人命。」

「什麼叫又害了一條人命？」

馮全還要爭辯，梁浩海已經扯了他到一邊，末了鄭重地同童悠悠行禮，道歉道：

「童姑娘見諒，方才實在是救人心切，我這就送你回去，一定不會被發現。」

童悠悠掃了一眼旁邊那來自她床上的棉被，又道：「那就勞煩了，我祖母病了，不能費心，即便驚動外人，也不要驚動我祖母。多謝！」

梁浩海挑眉，眼中隱隱有欣賞，為了這姑娘的冷靜爽快，也為了她的孝心。

童悠悠卻不再看他，直接扯了棉被裹在身上。

梁浩海同馮全點點頭，然後彎腰把童悠悠扛在肩上，跳出窗子，沒入黑夜。

城裡城外一片安靜，唯一的動靜就是更夫的梆子聲了。

童家大院裡，一如他們離開時候的樣子，並沒有人發現自家小姐出去逛了一圈兒，包括睡在腳踏上的小桃。

梁浩海跳進窗子，把童悠悠放在床上，童悠悠被顛得暈頭轉向，依舊沒忘了抓著梁浩海的衣袖，「我的丫鬟怎麼辦？留下解藥！」

梁浩海忍不住輕笑，低聲道：「放心，她只是睡得沉，明早就會醒來。」

「多謝，」童悠悠走去窗邊，打開窗戶，做了個請的姿勢，「後會無期。」

梁浩海笑得更厲害，暗夜裡看見一口白牙。

這姑娘不但膽子大、心善，還有點兒小聰明，這是防備他起了色心，站在窗戶邊隨時可以呼救，或者跳樓躲避。

折騰一晚，他到底心裡有些愧疚，沒再嚇唬她，拱拱手，就跳了出去。

童悠悠等了半晌，聽得外邊再無一絲動靜，才小心探頭看了看，然後緊緊關了窗戶。

待重新坐到床上，她才後怕起來。

幸好，這兩人只是抓了她幫忙救人，萬一心存歹意……那她今晚就玩完了。

不過，江湖人真是自由，飛簷走壁，若是她沒有學醫，去學武藝，是不是就不用日日困在這個大院子裡……

這般胡思亂想，童悠悠實在睏倦不堪，換了一套中衣，懷裡藏著的那根銅管突然

掉出來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嚇得她趕緊撿起來。

那姑娘死前把這銅管給了她，顯見是不想給那兩個人，但兩個人又極力想救那姑娘的命，這其中到底有什麼事呢？

童悠悠有些頭疼，生怕給家裡惹了麻煩，畢竟童家大院只有她和祖母，萬一有事，後悔就來不及了。可當時她把銅管收下，如今反悔也晚了，索性把銅管扔進妝盒，藏好替換下來的衣物，便重新睡下。

這一覺香甜至極，直到小桃把她搖晃醒來，她還有些發懵。

「小姐，小姐！不好了，老夫人發病了，陳管家已經去請王大夫了，您快去看看。」老夫人，王大夫？

童悠悠糊塗的腦袋終於清醒了，翻身下床，「什麼時候的事？祖母咳嗽得厲害嗎？」

陳嫂子這會兒也趕到了，一邊幫著小桃伺候主子穿衣裙，一邊稟告，「小姐，老夫人……這次怕是不太好，您要有個準備，聽說……聽說老夫人大口吐血……」

童悠悠白了臉，祖母是多年咳疾，放到現代就是肺部方面的重症，她已經在家裡嚴格規定祖母的吃穿用度，更是想盡所有辦法治療、調養，終究徒勞無功。

從去年開始，祖母就時不時咳血。教授她醫術的王大夫原本是宮裡太醫致仕歸鄉，本事了得，但對於祖母的病也是束手無策。上次來家裡診脈的時候，王大夫就提醒過，祖母怕是時日無多了。

不想，這才一個月，祖母就又吐血了。

童悠悠擔心得很，帶人快步趕去主院。

童老夫人常年臥床養病，主院伺候的丫鬟僕役們已經習慣了。但方才睡夢中的童老夫人突然咳嗽吐血嚴重，還是把大家都嚇到了，這會兒除了近身伺候的丫鬟，其餘都在廊簷下翹首盼望。

待見到大小姐趕來，他們都鬆了一大口氣，終於有主心骨兒了。

童悠悠來不及安慰眾人，趕緊進屋去探望祖母，屋裡的血腥味道還沒有散去，童老夫人躺在床上面如白紙，重重喘息，不時聲嘶力竭的咳嗽著，聽得人心都跟著揪了起來。

「祖母您怎麼樣了？堅持一下，王大夫馬上就來了！」童悠悠紅了眼圈，握著祖母的手。

童老夫人想要說話，但嗓子裡的腥甜卻讓她張不開嘴。

童悠悠趕緊安慰祖母，「祖母先不要說話，喝口水，潤潤嗓子。」

說罷，她就把童老夫人扶了起來，親手端了涼茶，童老夫人喝了兩口，臉色終於好了一些。

她又喊來老夫人的貼身大丫鬟茉莉，吩咐道：「茉莉，趕緊讓灶間煮參湯。」

茉莉是在老夫人身邊伺候了五六年的大丫鬟，平日很得老夫人信重，對老夫人忠心耿耿，這會兒也紅了眼圈哽咽應道：「小姐放心，奴婢早就吩咐下去，一會兒參湯就能端來。」

果然，她的話音剛剛落下，陳嫂子就端了參湯，從門外進來了。

童悠悠趕緊又給祖母餵了幾口，童老夫人擺手勉強道：「好啦，一會兒再喝。」她還想再說幾句的時候，有個小丫頭在門外稟告，「小姐，王大夫到了。」

「快請，快請王大夫進來！」童悠悠放下祖母，親自迎到門口。

許是來得匆忙，王大夫有些喘，就是後面拎著藥箱的小藥童都走得踉踉蹌蹌。

「王大夫，又辛苦您跑一趟。」童悠悠感到過意不去，王大夫如今六十多歲，若不是因為兩家交情好，又有她這半個徒弟的情分，老大夫實在不必半夜如此奔波出診。

王大夫擺擺手，好不容易喘勻了氣道：「自家人不必客氣，我先看看老夫人的病。」童悠悠趕忙讓開位置，王大夫上前拿起了童老夫人的左手，開始診脈。好半晌，他才把老夫人的手腕放下，語氣輕鬆說道：「放心吧，沒有大事。不過是春夏交替的氣息變化，才惹得老夫人咳嗽重了些，我開一張藥方，吃上三日就好了。」屋裡的丫鬟聞言都露出喜色，只有茉莉眼圈依舊是紅紅的。

王大夫招呼童悠悠，「大小姐，隨我來，我開藥方，大小姐也幫我看一下。」雖然沒有正式拜師，但王大夫確實是童悠悠的半個師傅，兩人這幾年經常如此，眾人已經習慣了。

童悠悠為祖母掖了掖被角，囑咐幾句之後走到門外，卻見王大夫臉色凝重。

廊簷下只有他們兩人，王大夫拋開那些規矩，壓低聲音同童悠悠道：「悠悠，妳要早做準備了，老夫人的大限怕是就在這幾日了。」

童悠悠的眼淚頓時落了下來，懇求道：「師傅，不能再想想辦法嗎？哪怕再讓祖母延壽一個月都好。」

王大夫歎氣搖頭，「老夫人臥床多年，身體已經到了極限，不可強求。強求的話，老夫人要遭受很多苦楚，不如就這樣吧。」

童悠悠知道王大夫但凡有一點辦法也不會如此說，她只能擦乾眼淚給王大夫行了一禮，「多謝師傅，我知道了，還請師傅給祖母開一服藥讓她不至於那麼難受。」

「我明白，妳不用多說，好好照顧妳祖母，陪她走完最後幾日。」王大夫歎道，不只是因為童老夫人即將過世，更心疼童悠悠這半個女徒弟以後要如何生活。

童悠悠卻無暇顧及這麼多，喊了站在院門口的陳管家上前，「陳叔，請帶王大夫去開藥方。」

陳管家趕緊應聲，「是，小姐。」

童悠悠擦乾眼淚，藏好眼裡的悲傷，轉身進屋。

不知是不是迴光返照，童老夫人比起方才居然臉色好了很多。

眼見孫女進來，她吩咐茉莉，「去幫我熬藥湯。」

茉莉猜到主子有話要說，行了一禮就下去了。

童老夫人拍了拍床沿喊著孫女，「悠悠，到這兒來坐。」

童悠悠趕緊快步上前拉著祖母的手，笑道：「祖母，我師傅說了，喝過三日藥湯您就不會咳嗽得太厲害，過幾天城外花開，我陪您出去踏春？」

童老夫人難得笑了起來，伸手替孫女把鬢角的碎髮攏好，嗔怪道：「妳呀，就知道玩，這麼多年，祖母把妳嚴嚴實實地看管在身邊，妳一定悶壞了吧？」

「不，我知道祖母都是為了我好，我也喜歡在祖母身邊。」童悠悠鼻子犯酸，忍不住又要掉淚，趕緊依靠在祖母的肩頭。

童老夫人歎口氣，輕輕拍了拍孫女的肩膀，「不要怪祖母這麼多年對妳嚴厲，妳父親是個薄情又自私的人，京都府裡的那位繼室夫人更是面甜心苦，視妳為眼中釘、肉中刺。幸好當年把妳從京都帶了回來，否則如今妳怕是日子不好過。我總想著讓妳多學一些東西，有本事傍身，以後立足活命總能更容易一些，倒是讓妳辛苦了。」

童悠悠悄悄抹去眼淚，抱著祖母的胳膊撒嬌，「祖母您說這些做什麼？天下沒有誰比祖母對我更好了，我怎麼會不知道祖母的用心良苦。」

童老夫人欣慰的笑了，「妳知道就好，祖母啊，怕是不能再陪妳走下去了，本來還想著看妳出嫁，可惜身體不爭氣啊。」

「祖母，您一定會長命百歲！」童悠悠哽咽，不想祖母再說下去。

童老夫人卻是搖頭，扶著孫女面對她，鄭重說道：「悠悠，人有生老病死，誰也攔不住，妳仔細聽好了，祖母有幾句話要囑咐妳。」

童悠悠還想說話，童老夫人卻是推了她一把，吩咐道：「去把我的妝盒拿過來。」她趕緊抹了淚水，走去梳妝檯前，抱了那個三層的黑漆雕花妝盒。

童老夫人坐了起來，親手打開妝盒，把第一層和第二層放到一旁，露出最後一層的雜物。

「我死後，以妳父親的心性，怕是不會守孝在家，必然要找門路，繼續做官，但妳一定會守。這樣也好，回去京都守孝一年後，妳在京都也住得熟悉了。」

「我已經拜託過族長，那時候他會帶幾個族人去京都為妳做主，操持妳的婚事。妳的婚事是當年妳祖父定下來的，那戶人家門第顯赫，想必教出的子孫也會不錯，即便有些差池，以妳這些年學到的本事，也不會讓日子過得太差。退一萬步，就是再差也比在繼母手下討生活要好。」

「另外，妳記好了，回去京都後，京都城東有條青石巷子，青石巷子盡頭有家雜貨鋪，叫胡氏雜貨鋪。那鋪子的掌櫃夫妻是我當年的陪嫁僕役，夫妻兩個沒有子女，很是忠心。這麼多年一直待在京都，有幾分人脈和本事，妳在京都若是遇到困難，可以去找他們幫忙。妳的嫁妝我也早早送去，讓他們保管，嫁妝單子在這裡，妳拿著，以後有個參照。」

童老夫人說著把妝盒裡的一本小冊子拿了出來遞給孫女，不等孫女說話，又拿出一疊厚厚的銀票，每張銀票都是二十兩或五十兩的小面額。

「這些銀票是留給妳的，以備萬一使用。銀票面額小，方便妳去兌換，哪怕到了京都，手頭也要有些銀子打賞下人，這樣日子才能過得鬆快一些。」

童悠悠捏著嫁妝單子和銀票，再也忍不住眼淚，撲到祖母懷裡，哽咽道：「祖母，求您不要離開，我捨不得祖母。」

童老夫人也不禁掉下淚水，抱著孫女不捨至極，但她還是硬著心腸把孫女推開。

「悠悠，妳聽我說，祖母知道妳是個孝順的孩子，但是回到京都之後，妳一定要狠下心好好保護自己，祖母不能再護著妳了，妳只能靠自己。」

「還有，咱們府裡帳面上還有三千兩銀子，想必夠我的後事花費，茉莉幾個丫鬟跟在我身邊幾年，很是盡心盡力，妳若是不能帶著她們回京都，就放她們自由吧，她們的家人還都不錯，不會讓她們後半輩子沒有著落。至於妳身邊的丫鬟，妳自己決定就好，帶幾個得力的回京都，有事時也才有人為妳出力。」

「家裡的田地，城外那兩百畝水田，我已經許給族裡了，妳不用惦記，京都來人或者妳父親回來，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。」

聽到這裡童悠悠才知道，祖母為何篤定孝期滿後，族人會去替她撐腰，原來祖母交出了城外的良田當做交換條件。

童老夫人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，有些疲憊，把妝盒推到孫女手邊，笑道：「這些東西，妳若是不嫌棄樣子老，就留下做個念想。庫房裡的東西則留給京都來人收拾，不留下一些，妳那個繼母怕是更要為難妳了。」

童悠悠傷心難過至極，祖母自知時日無多之際尚且不忘為她做如此安排。「祖母，您放心，您的孫女不是好欺負的，一定會活得好好的。」

「祖母信妳。」童老夫人笑得慈祥，抬手指了指桌上的茶杯。

童悠悠趕緊過去換了一杯溫茶，可惜端到床邊的時候，卻見祖母已經閉上眼睛。

「啪！」茶杯落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「祖母，嗚嗚嗚……祖母！您快醒醒，祖母，您不要拋下我啊！」童悠悠跪在床邊，哭得幾乎要昏死。

屋外的丫鬟們聽到聲音全衝了進來，見狀也都哭了起來，「老夫人，嗚嗚嗚……老夫人！」

陳管家和僕役們不好進屋，只能跪在院子裡，也哭得厲害。

都說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在童家大院也是如此，童老夫人過世了，以後必是京都來人接手大院。到時候，他們的去留都是問題，人人皆悲傷主子的過世，也在擔心自己的未來。